



14
1544
25



14
1544
25

14
1544
25

蘇州府志卷之四

1544
25

靖康傳信錄

昭和十八年
十一月
古蹟

原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參謀官四月除尚書右丞
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
事罷職五日以上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
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
議事九月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
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春行
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

靖康傳信錄 原序

時金寇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事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

弱此夫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証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徇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

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媚嫉諸
愆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
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宋 李綱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
斡離不為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
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
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
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
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藪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
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宰
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聿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

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為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
廷始聞余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
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
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
建以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
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
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非時請對為
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
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
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

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
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
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慈悲之心忘身徇國
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
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
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
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綱
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
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
劄子待封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

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易久之乃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尊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太上皇后居櫛景園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員

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七請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瀋州步軍都指揮使王濬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

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逸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國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

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為行營副使以余為叅謀官團結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鞞離不之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劬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

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止時賜對四月余待對班于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為不可適遇知東上閣事朱孝莊于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社稷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

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激厲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進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僻處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雖未備

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城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為愚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

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中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敕所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稅副之余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

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
將為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
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變色降
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
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
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
二字用寶印中使迨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卿留朕
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
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
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

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翌日余自尚書省
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
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
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余惶遽無策因厲聲
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
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
殿帥王宗濂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
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
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
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

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
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
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
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闌干久之復降步
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
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厲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
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
議始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瑛副
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
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

郎蔡懋為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
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
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
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準備差遣統制統
領將領準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
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疋
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
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每車
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
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

不與馬修樓櫓挂毡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
炬垂樞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
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
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
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
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
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
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
急緩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
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

勢隱赫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
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球於
其間故知可以為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
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
余勿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沂
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
子弩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
中流安排杙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
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
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封邱門一帶甚急上

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奸細俾驗認即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厲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

砲樞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棧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

新唐傳金
候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
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
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
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
卿方治兵不可命李稅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
執退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
往余對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
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稅柔懦恐誤國事也因
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以

謂金秋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
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
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
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
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頗以為然余退巡歷城
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
壁守禦使而李稅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離不
者南向坐稅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幹離不遣
燕人王訥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
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也今議和須

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絲各一百萬
疋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
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
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等達
朝廷稅唯唯不能措一詞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
女子耳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稅至自大金軍前
宰相同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
宰相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
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
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况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

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灤
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
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
不當往為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
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
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
所得不滿意必欲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
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相皆不以為然方
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
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為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

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歎我此徐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下了此願更審此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

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官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獨余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遺多揭長榜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各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

間歲蓄為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上曰收簇金銀
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
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余因
巡城過榜所令傳聖旨收榜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
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
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甲
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
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
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
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莫居矣二十日

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
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
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
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曩
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
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可者上入其
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東
河北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
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
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

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
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闕報余私竊憂之自金
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
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
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
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為此不足以為德適所以啟
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
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為然金人益肆須索無
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
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
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殮發
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
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利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
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
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凶悖愈甚其勢非用師
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已使金
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
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上

靖康傳信錄中

宋 李綱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玠科師道姚平仲柳彥質
司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
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
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
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
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日
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
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

辟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
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
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衆議亦允期即
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
而姚弋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
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
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
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
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
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离不者取今上

皇帝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勿知也余時以疾給假
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
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為之應援余具
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
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
封邱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
師古等圍金人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
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
而平仲者前一日劫寨為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
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

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闕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
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
得進兵而韓侂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帥所為不出
上意請再和宰相於上前語使臣曰用兵乃大臣李
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
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覲征行營使以蔡
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
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
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前聞罷命乃不果退
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

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
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
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
余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
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
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
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擗登聞鼓于東
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
為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予及師道乃去不得報
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而詔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

孝迪趙野等欲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
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
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
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擁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
朱拱之復為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
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
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
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
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
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

乃遣宇文虛中齎詔金人軍復差臧禹秦檜為剗地
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
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
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
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
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為賊內應者
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
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
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
赴官司納自以為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予命

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奸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為奸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素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

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還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予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楫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

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為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歐南仲左丞李梈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遂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蔡懋罷左丞除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

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臨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度河而南宰執各子盡遣城下兵以

追韓禹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韓禹不之師既退
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
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
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
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啟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
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韓禹不之師於邢
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
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
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
人相及於滹沙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

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
出抄掠于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
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
滑州而以姚師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
中為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
議以三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
即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
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
李昉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宮觀以翰林院學士何
臬為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

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學士知大名府上
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
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
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
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
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
輿又以為緩則于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于
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
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乘之至符離始登
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

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
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
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
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
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
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
朝廷不以為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
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東
原於是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
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

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

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予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帝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

合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敘致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為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予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寧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

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方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休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巨璫也以余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

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
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
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
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
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
公之力為多子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
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
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
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
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

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灾伏蒙聖恩
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
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灾實偶有所見自古
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
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灾異變故譬猶一人
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聲色形于脈息善醫者能知
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耳所以聖人觀變於
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
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
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

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壁之

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人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予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

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殿道君出書詞稿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補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

史垂名萬世子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拂然怒甚既退再召對守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

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朝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予以守禦使職事

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于
寧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
數百言不久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
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
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
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
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
廷堅守天氣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
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
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

為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
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
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
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
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
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
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
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
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
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

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

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一死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

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
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
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
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
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
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
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
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
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

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
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
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
增修塘灤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
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祖稅
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擡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
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
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
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
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

之策反置而不問予竊私憂之唯兵事樞密院可以
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狄之兵大槩有五曰
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
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為
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
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
并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為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
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關二省其間猶有以為不須如
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
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

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
隸於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
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
差大小使臣分四辟教閱因勸成步伍以備緩急上
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濬等以為侵紊非祖宗制詔
罷之余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
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
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為提舉官命既行為
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予奏上曰陛下即大位于國
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

惕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為然委余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

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丐罷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辨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官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以補授故今以空名帖

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為人
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
諭以為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
待罪丐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
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
城絡繹於道既歸府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
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
臣得知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
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没于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

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离不
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
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
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
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
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鍊城法以困太原鍊
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
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
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
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

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坎諸縣不設備有輕金
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
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
銀碗祇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于是士皆憤怨相
與散去師中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
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
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
諭所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
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
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

即命尚書省出勅令面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為
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
乃許別擇日受余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
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
者章十餘上悉批荅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臣余
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以
為大臣游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
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
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
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裝度

傳以賜余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
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
萬分之一以度況臣實為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
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君子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
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
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
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此伐必有孝友之
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
功焜耀國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

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
悉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
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
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
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
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節度宣撫司得兵二
萬人而闕馬余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乏馬如此
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
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
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

得數千疋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榜於開封府
曰宣撫司括馬軍屬搔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
榜同余竊嘆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為五千時捷勝兵
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鞅時劉
鞅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州
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實為河東勾當公事與
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
錢于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人以六月二十二日
啟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
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

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
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
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
密院事宣撫使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趨召數四余
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止
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
光上驚曰卿只為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
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叅知政事出安撫西邊
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叅政豈可復
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

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于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煽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為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

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譎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曰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

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
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
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
棄物決眷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
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
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
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
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
避適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
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

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
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
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
金人得以窺向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
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
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
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
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
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
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

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數十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

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箭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

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闕報三省
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
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
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
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
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錢糧
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
皆為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
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
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

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
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
強敵臨境非和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
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
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
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
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
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劔不
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
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

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何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河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

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

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
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鞫制置副使解潛察訪
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實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
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
遼州兩路劉鞫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實主
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
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
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余奏上以節
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
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

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
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
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為賊所奪余極為上論節制不
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
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
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
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矇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
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
其實以欺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
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

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于
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
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
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
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嘆曰事無可
為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
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能留也
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具奏力
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不罷決誤國
事并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

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
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
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
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
言所以力乞丐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
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
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
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
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
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

以不才可罷願並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
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
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
聞既而果有言予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
罪於是自落職宮觀責授保寧軍節度副使建昌軍
安置又以余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
寧江用舍進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
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為安幾成而為庸懦讒
慝者壞之為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
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

道長沙以趨川峽適荆南為寇賊所據道梗少留時
都城復為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憂多暇
探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內批及
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敘其施設去就本末
大槩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次丁未
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淳熙薦士錄

宋 楊萬里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淳熙乙巳

誠齋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

為丞相一日丞相問

誠齋云宰相何最

急先務

誠齋答薦士為先因呈薦士錄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于狷介臨事過于
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

袁樞

淳熙薦士錄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懷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閑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有風采

林折

外溫中厲遇事敢為

蔡戡

器度凝重學士該洽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于持節風采甚厲官吏皆

肅

鞏相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

性資靜愨文詞工緻

王回

俊辨而言敏手而裕

劉堯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學有爲其進未嘗苟
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爲湖北叅議官

章穎

儒而知兵長以論事至于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正

工于古文敏于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士朱熹之學傳乃祖原夫之業

湯邦彥

學邃于易得先天之數才濟于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衮

儒者能斷吏事敢爲剴繁摧奸尤其所長

莫漳

長于史學達于吏治

張默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上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士待之梁榜陞朝知袁州辭鄉縣

吳鑑

早以文辭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皆知彬州彬縣

王謙

風力振聲勇于摧奸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大學博士今知一州

祖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物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壁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為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于才廉而惠新江陵府通判

亭照篤士錄

葉元澣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顒子昂之姪今為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甚正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趙克夫

廉明疆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于政常知安豐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峻今為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飭吏廉撻踰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近于世用鄭榜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為文恬于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祠祿陞朝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

器宇粹和文辭二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

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

學問彈治吏事通朗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禔身作邑有聲盡寵橫歛榜梁

曾三聘

刻意文詞雅善論事蕭榜選人前西外宗學教授

徐徹

詩句明爽賤奏典重作邑愛民辨而不擾鄭榜陸

朝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今任官

觀

王濟

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志州正堂奈冠之鋒修
池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陳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雋而益勵文

辭之工

李蒼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彬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其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宇

事母至孝作郡甚辨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于吏能乃其餘事

蘇渭

通敏吏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鄖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
行太守虐政一切之民情翕然去思

趙善佐

為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有辨章貢吏民無不安
之

胡澥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為撫
州宜黃函其父字邦衡

右凡六十八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八景圖



